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0.05.016

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应对

李 杨^{1,2}, 车丽波²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北京 100029;
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禁航禁运措施导致全球价值链处于断裂边缘,这不仅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也为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温床。尽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回溯思潮涌动,但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趋利性和各国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疫情后全球化将依然在波折中前进发展,并迎来新的变革。疫情下的逆全球化思潮在冲击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和破坏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后疫情时期的全球化变局也为中国发挥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的作用提供了契机。为此,中国要高度警惕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要强化区域合作以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供需体系,发挥中国在 WTO 中的建设性作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构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同时构建多中心产业链,应对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化;全球价值链重构;应对策略;中国

[中图分类号]F113;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0)05-0113-08

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融合,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日益密切,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完成技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最优配置,实现生产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和资本一体化。尽管近年来“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但经济全球化依旧能在困境中艰难推进。然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本处于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阴霾,停工停产以及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断裂,使得跨国公司的运转被迫停滞,全球经济和贸易陷入泥沼,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提供了借口,全球经济贸易的下滑滋养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中国作为全

球产业链的核心国家,疫情期间的停工停产导致全球产业链严重断裂,引发各国对产业链布局的反思,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风险加剧,全球经贸格局和全球化进程也可能迎来巨变,这将会给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后疫情时代,如何避免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可能出现的“去中国化”倾向,值得深入思考。

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管制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上主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方案研究”(编号:17ZDA098);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YQ07.18JQ02)。

[收稿日期]2020-06-15

[作者简介]李杨,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中国 WTO 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车丽波,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经济体相继成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促使各国采取贸易管制和禁航禁运举措,这不仅严重破坏了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切断了人流、物流、资金流,而且延缓、干扰了国际医疗防疫物资的贸易往来,阻碍了疫情的防控,从长期看,将会破坏现有的贸易投资体系,打击各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信心,阻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各主要经济体的禁航禁运导致人力资本要素流动停滞。“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了应对疫情,各主要经济体相继实施了禁航禁运的政策措施。2020年3月12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更多的禁航禁运措施。美国政府于3月13日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于3月20日暂停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使馆常规签证业务;德国自3月17日起执行欧盟关于30天内禁止非欧盟国家公民入境的禁令,适用于所有来自欧盟以外地区出发的飞机和船舶;俄罗斯禁止一切外国国籍公民和无国籍公民入境俄罗斯;韩国政府宣布,从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5个国家入境的旅客必须接受进一步的入境检疫程序。这些经济体的禁航禁运措施严重破坏了国际航运体系,阻碍了人力资本流动。

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物贸易管制措施极大地限制了物资、资金的全球流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各国均出台了贸易管制措施,限制贸易往来,严重破坏了自由贸易秩序。全球范围内的停工停产和贸易投资的停缓致使全球供应链断裂,各国医疗物资出现严重短缺,威胁到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同时,各国采取了更严格的货物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准和管制措施,截至2020年5月25

日,共有35个国家向WTO通报了货物贸易管制措施。其中,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加强了对进口中国产品的监督,采取诸多检查措施,如进口筛查、检验、抽样、进口预警;意大利和德国要求中国出口商提供产品无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证明文件等。出入境措施愈加繁琐,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越受重创,同时也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

(二)“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贸造成的冲击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

各国为防控疫情采取的停工停产和“封城锁国”措施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各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货物贸易需求和服务贸易需求均大幅萎缩。2020年3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中期展望报告》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降至2.4%。若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减半至1.5%。^[1]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5月13日,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3.2%。疫情的持续状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显著。

禁航禁运和贸易管制严重威胁了国际运输、国际旅行和货物贸易往来,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断裂,跨境贸易遭到重大打击。2020年5月2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2020年上半年世界商品贸易量急剧下降,该指数仅为87.6,远低于基准值100,这是自2016年7月指标推出以来的最低纪录。WTO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在2020年可能下降13%至32%,萎缩程度远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2.5%。^[2]从OECD的统计数据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2020年第1季度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均有大幅下降。

表1 2019年和2020年第1季度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及增长率(单位:亿美元)

国家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	中国	美国	印度
2019年	1452.7	3819.9	1302.4	843.8	1155.9	5511.7	4085.1	860.0
2020年	1298.9	3586.4	1239.8	783.5	1024.6	4775.9	3956.8	750.3
增长率	-10.59%	-6.11%	-4.81%	-7.15%	-11.36%	-13.35%	-3.14%	-12.76%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 数据库

人员和货物的出入境受到严格管制,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延迟资本支出,推迟或搁置现有投资计划,对全球投资同样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自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风险投资资金已经下降了20%,中国跌幅更为明显,2020年1月至2月中国融资额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下降了50%以

上。^[3]停工停产同样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2020年3月国际劳工组织(ILO)评估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危机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增约2500万失业人口,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2200万。^[4]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密切相关,全球经济整体向好时,全球化进程会加快,全球经济总体低迷时,全球化进程就会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贸易衰退,势必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思潮。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价值链断裂引发了各国对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反思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其本质特征便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跨国公司将全球各国生产链条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最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配置到各个国家,形成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网络。与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时期相比,当前全球产业融合程度更深,全球供应链占贸易比重为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高达46.7%。^[5]比较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促使全球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全球生产的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严重冲击了生产的核心部门,尤其是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大的发达地区,东亚、欧洲和北美等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成为疫情重灾区。当前,“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柬埔寨、老挝等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低的国家确诊病例较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单一来源的供应商或专门生产特定产品的区域将暴露出意想不到且影响深远的脆弱性,造成全球价值链的断裂和崩溃。

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复苏状态,逆全球化思潮趋显,自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基础。疫情期间,各主要经济体已经在反思全球价值链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代价,基于国家安全的目标,一些国家和地区强调内向发展和自主发展,一些跨国企业也会基于安全因素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以防价值链过长造成供应中断。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到,法国要重建生产秩序,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同时制造业回流也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

主张,疫情给予了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动力,国际分工的动力不再以生产成本作为资源配置因素,而是考虑产业风险、国家产业布局等综合因素,全球价值链将有可能被重新配置。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疫情后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联系而引起的。从其发展进程看,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的扩大以及经济体联系的发展使得经济贸易普遍繁荣,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兴起缩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使全球融为一个整体,全球化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地理大发现伊始,经济全球化便开始了它的进程,使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和吸纳劳动力,实现资源要素全球化最优配置,以获取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润。从17世纪到21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浪潮,实现其从资本扩张、积累到资本输出和垄断的过程,这期间,其生产力飞速提升,至今西方各国的经济实力仍居全球前列。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全球化发展进入了加速阶段,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国际分工专业化也更加明显,全球化已发展成为资本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便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与贸易繁荣。

(二)“新冠肺炎”疫情将延缓而非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前进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发达经济体发展严重受挫,英国脱欧、“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逆全球化动向的出现,表明全球化进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正如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相伴相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也是孪生关系,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从历史看,19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曾多次呈现短暂倒退,在倒退前也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之后则是更迅猛的全球化进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同样使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不同的是,当

前全球已建立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危机中仍发挥着制约逆全球化思潮的作用。

二是,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着全球化趋势不可能完全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危机的传递和扩散,客观上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实际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是逐利性的,所以全球化正源于资本的驱动性。当一国资源、市场不能满足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进而限制了资金积累和资本成长时,雄心的资本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开拓新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就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将商品的成本压缩到最低。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改变,所以只要资本还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就会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窜,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源动力。

三是,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当前经济全球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全球价值链尚未完全形成,而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更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跨国公司嵌入全球价值链,组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一件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需要在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完成,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商可以拥有完整的专业生产技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独立完成其国内经济所需的产品及零部件,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得生产替代变得非常困难。特朗普上台以来便提出制造业回归,对钢铁和铝制品征加关税、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等政治主张,自2018年1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3.1%上升到近20%^[6],但由于美国已形成高效率和高利润的高端制造业生产体系,制造业回流,美国会产生过高的生产成本而削减企业利润,所以全球化的生产分工仍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三)后疫情时期的全球经贸格局调整将引致经济全球化变局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然而,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贸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尤其是过去10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迅速崛起,改变了美欧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显然与美欧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初衷不符,因此,特朗普上台以后不断破坏全球化并干扰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行。然而,全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无法真正退出全球化。一方面,从美国国内政治长期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集团仍具有较大影响力。2020年6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即在未来5年之内不再讨论并启动退出WTO的程序就是明证。另一方面,过去20年间,美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大幅提升,世界对美国的依赖相对下降,美国对全球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全球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2019年美国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为16.4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6.54%,进口依存度为9.95%,显然,美国无法真正地退出全球化实现自我孤立。因此,美国更多是试图通过改变当前对其不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全球化利益和财富的重新再分配,外在则表现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开始了新的博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严重冲击,这将会促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调整。2020年6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一步降低了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由4月的-3%下降到-4.9%,但中国可能是2020年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7]新的全球经贸格局的调整以及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逐渐丧失的领导意愿和能力,后疫情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将持续淡化,再加上疫情时期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跨境数字贸易、国际医疗合作,疫情后的经济全球化将迎来新的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加深刻地注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逆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全球化为中国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主要制造中心、市场中心

和金融中心,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较大的受益者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全力以赴控制住了国内疫情,并开始复工复产、复苏经济,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使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对外开放进程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破坏原有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秩序,而且各国实施严格的贸易管制和封锁措施也会撕裂现存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福利将严重受损。

(一)逆全球化思潮引起的全球产业链回溯势必持续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与2003年SARS期间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边缘地带相比,当前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200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工业增加值仅为6.8%,2017年已经提升至23.9%,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其产出占全球份额的38%~42%,全球80%的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制造均与中国有关系^[8],中国已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逆全球化思潮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新反思全球价值链布局,众多国家开始意识到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尤其是医药物资、电子、机械和汽车等关系国民安全的领域,进而产生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再分工风险。一旦制造业产业链转移或回流,不仅会降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将会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势必持续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二)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增加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是实现各国互利共赢的先决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治风险复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的沿线国家造成沉重打击,疫情后的逆全球化思潮引起的“五通”不畅不仅给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总体上还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周边经贸关系已十分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方面给本已负重前行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新难题,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复苏;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恶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给周边国家带来较大风

险,其中对东盟经济影响尤为突出。据相关机构预测,若中国经济增幅下降1.0%,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将下降约2.8%,直接造成东盟经济损失24~34亿美元,占东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7%~0.11%。^[9]

(三)逆全球化思潮可能会引致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倾向

特朗普政府主张制造业回流,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予了美国政客与中国脱钩的借口。鉴于当前中国已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作为“世界工厂”,为全球制造商提供中间品和制成品,一旦中国停产,全球制造商都将面临停摆的风险。2020年3月中国处于停工停产阶段,日产汽车的福冈工厂、韩国的现代、起亚和雷诺旗下子公司RSM均中断了部分生产,美国通用汽车也由于某些零部件即将耗尽,面临大规模停产。因此,各国基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反思,可能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呈现“去中国化”倾向,疫情期间许多经济体已经开始探讨“去中国化”的可能。

在实践层面,美国已开始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与中国脱钩,率先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并将中国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多所高校列入实体管制清单。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着重强调,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不应依靠外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提出筑牢边界和制造业强大的必要性,为此,美国出台了一项国家全包成本费让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的计划。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也开始强调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虽然各国强行与中国脱钩在短期内存在较大难度,但是如果各国均采取措施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势必会简化或缩短全球产业链,这将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呈现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如若欧美联手打造“去中国化”的全球价值链,将会对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仍值得警惕。

(四)全球经贸格局调整正是发挥中国价值链地位难以替代的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量的劳动力、土地和制度优势承接了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实现了制造业的飞速发展,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28%,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居全球第一位。不仅如此,过去 20 年间,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来越深,已逐渐从全球价值链边缘地带转入中心位置。中国在 16 个制造业行业中,有 12 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最长。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显示,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中,来自国外的中间品投入已由 2010 年的 18.7% 下降到 2017 年的 12.7%,这不仅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难以取代,也表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更多是依赖科技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数据,2000 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为 0.4,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为 0.8;2012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0.7 和 0.9;2017 年分别为 1.2 和 0.6。^[8]

疫情期间,中国就率先复工复产,并向全球输送大量医疗物资和设备来协助主要经济体抗疫,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体现了大国责任和担当。后疫情时期,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调整,中国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本的逐利性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客观保护作用,最大程度地修复全球供应链,通过强化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防止其与中国经济的轻易脱钩,筑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对策建议

(一)通过强化区域合作,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价值链供需体系

目前,中国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位置,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前端依赖于欧美的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后端对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等要素的依赖度不断加深。为降低后疫情时期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防止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中国需要从全球价值链两端进一步强化与主要经济体的联系,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价值链供需体系。

一是,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联系,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对外主张“美国优先”政策,不再信任盟友和国际机构,频繁使用单边手段单方面挑起多次贸易摩擦,伤害欧日等老牌盟友的利益。尽管中国对美国的高新

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等技术要素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可由欧日替代。因此,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深化与欧日合作,巩固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地位,防止短期内全球价值链的“去中国化”倾向和疫情后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被“边缘化”。其一,中国要加快推进自 2013 年启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通过对非核心问题的让步尽快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进而探讨并启动中欧 FTA 谈判,以强化中欧双边经贸合作基础,给予双边投资、技术和贸易往来优惠政策,巩固中欧产业链的密切结合,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其二,在欧洲寻找新的具有价值的双边自贸协定伙伴,深化中国与欧洲的经贸联系。随着英国脱欧工作的完成,英国与其他国家加强经贸关系的意愿非常强烈。作为老牌发达国家,英国拥有较强的资本、金融和高新技术体系,是中国在欧洲建立合作伙伴的首选对象。其三,加快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进程,尤其是强化中日经贸联系。基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以下简称 RCEP) 谈判的法律文本,尽快签署中日韩 FTA,筑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二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增加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构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理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劳动力充足、土地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能够巩固中国对接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需求。其一,中国要深化与 RCEP 签署国的经贸合作,尽快完成 RCEP 文本协议的签署,巩固东亚、南亚、东南亚及澳洲等地区的经贸联系和产业合作,筑牢东亚区域产业链。其二,推进中蒙俄 FTA 谈判,构筑以周边国家为主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应对全球化逆潮,构建新型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三,通过“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将东南亚地区与欧洲紧密相连,构建庞大的亚洲经济板块,共同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基于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负责任态度与防控经验以及 5G 和医疗健康方面的新技术,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新的投资机会和商业模式。中国可以将“新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疫情灾后重建。其四,继续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使多国意识到将产业链条分散在全球的脆弱性以及

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各国开始反思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问题。对此,中国更应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强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将产业链条配置在区域内,降低产业链断裂的风险。

(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受益者之一,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始终符合中国经济贸易初衷。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面临困境之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成员,中国更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谈判便是最佳路径选择。WTO多边主义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和影响,也源于其自身的体制性问题和规则缺陷。随着特朗普展现出日益鲜明的孤立主义倾向,并在行动上予以破坏乃至颠覆,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新的权力真空。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在WTO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领导力不断上升,虽然还不具备引领WTO的能力和实力,但需以问题为导向,主动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基于领导权的缺位和各成员理念的差异,我们不能期待通过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解决WTO面临的诸多挑战,而是要在现有框架内探寻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程序性、技术性改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走上正轨。具体来说,要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接受符合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议题和改革议案,包容性地探讨和商谈当前尚难以接受的议题和提案,根据自身经贸实力,结合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推动WTO谈判和改革的可行性方案。

(三)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动构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WTO二者不仅目标和宗旨类似,其秉承的基本原则也相互吻合。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也由于缺少通行规则,其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排斥规则构建,而且需要规则来确保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规则构建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保障。由于规则构建不能完全背离已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规则相对成熟完备,可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提供重要的制度性参考,再加上沿线国家基本都是WTO成员,WTO便最有资格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的借鉴对象。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多边主义

的补充,同时其创新性的规则也能够推动WTO多边规则体系的拓展与深化。由此,后疫情时代,一方面,可在“一带一路”规则建设过程中适用WTO的基本原则和较为完善的贸易投资规则,比如WTO多边主义所蕴含的开放、非歧视、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以及贸易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和特殊与差别待遇等。另一方面,在WTO改革和谈判陷入困境之际,缺少通行规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可充当WTO改革中国方案的规则试行平台,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也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四)构建多中心产业链布局,应对“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

从全球发展的整体格局看,产业链的区域化发展、形成多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心是未来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客观趋势。此次疫情令多国开始反思全球价值链重构问题,削弱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度,尤其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威胁论”“去中国化”等反华的声音不断,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国家,中国在维系和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去中国化”的准备。其一,中国要减缓产业链转移的速度。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众多以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取利润的企业正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审批流程、降低税费等措施降低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以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劣势,减缓价值链低端产业的外迁。其二,要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深入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市场和品牌为中心的营销和服务环节,鼓励中高端产业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完善全球价值链的短板产业。其三,从国内产业链布局看,应当形成多个区域化的产业链,率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带,紧扣国家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区域协同和区域竞争作用,通过区域化的垂直整合,形成多中心的国内区域产业链。

[参考文献]

[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conomic Outlook [R]. Paris: OECD, 2020.

[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Goods Barometer Flash releases red as COVID-19 Disrupts World Trade [EB/

- OL].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_20__e/wtoi_19may20__e.htm, 2020-05-20/2020-06-04.
- [3] JF Gauthier, Aenobio Morelix.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s[R]. San Francisco: Startup Genome, 2020.
- [4]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Impact and Policy Responses[R]. Geneva: WTO, 2020.
- [5] 卢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影响初探[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20-03-29/zl-iimxxsth2510012.shtml?cre=tianyi&mod=pcp&focus=19&r=9&rfunc=100&tj=none&tr=9>, 2020-03-29/2020-06-04.
- [6] 美媒: 疫情不会使工作从中国回来[EB/OL]. <https://view.inews.qq.com/w2/20200529A0299Z00?tbkt=G&strategy=&uid=907889476>, 2020-05-29/2020-06-04.
-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M]. Washington D.C.: IMF, 2020.
- [8] Jonathan Woetzel, et al.,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M]. Shanghai: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 [9] 由新冠疫情看中国与东盟、东盟 10+3 的经贸联系 [EB/OL]. https://www.sohu.com/a/376502444_402008, 2020-02-28/2020-06-04.

(责任编辑 毛伟华)

Cha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LI Yang, CHE Li-bo

(Academy of China Open Economy Studies, UIBE, Beijing 100029, China;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IB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 significant external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in the recession. The embargo measures adopted by major economies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have cause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be at the edge of a break,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n excuse for trade protectionism, but also provides a hotbed for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Despite the surging trend of retrospective thought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during the epide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he profitability of capital and the increasingly close ties between countries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country to complete divorced from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lobaliz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wists and turns after the epidemic, and usher in new changes.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under the epidemic is impac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and undermining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hanges in globalization als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play its role as the cor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ina must be highly vigilant about the trend of de-sinicization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consolidat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WTO, build a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 system through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build multi center industrial chain to deal with the risk of decoupl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 COVID-19; Globalization;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Countermeasures; China